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

總轡督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部戶部堂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徐溥

邱濬

劉健

謝遷

李東陽

王鏊

劉忠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祖鑑瓊州知府有惠政溥景泰五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憲宗初擢左庶子再遷太常卿兼學士成化十五年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久之改吏部

孝宗嗣位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旋進禮部尚書
弘治五年劉吉罷溥爲首輔屢加少傅太子太傅溥承
劉吉恣睢之後填以安靜務守成法與同列劉健李東
陽謝遷等協心輔治事有不可輒共爭之欽天監革職
監正李華爲昌國公張巒擇葬地中旨復官溥等言卽
位以來未嘗有內降倖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
詔八年太皇太后召崇王來朝溥等與尚書倪岳諫帝
爲請乃已占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溥等言
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無勞遣使萬一抗令則虧
損國體問罪興師後患滋大於是罷不遣是年十二月

詔撰三清樂章溥等言天至尊無對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况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甚矣郊祀樂章皆太祖所親製今使製爲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瀆尤甚臣等誦讀儒書邪說俚曲素所不習不敢以非道事陛下國家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誠欲其謨謀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匡弼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言莫違也今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乘間而入此皆臣等無狀不足以啟聖心保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

三願陛下曲賜聽從俾臣等竭駑鈍少有裨益非但樂章一事而已奏入帝嘉納之帝自八年後視朝漸晏溥等屢以爲言中官李廣以燒鍊齋醮寵十年二月溥等上疏極論曰舊制內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時上聞又常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章奏批答不時斷決或稽留數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士疎遠邪說得行近聞有以齋醮修鍊之說進者宋徽宗崇道敎科儀符籙最盛卒至乘輿播遷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信柳泌以殞身其禍可鑒今龍虎山上

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餘彼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下若親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說哉自古奸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爲言唐臣李絳有云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溺於晏安目前視之雖若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斂百出土馬罷敝閭閻困窮愁歎之聲上干和氣致災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興妖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緘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爲陛下言者帝感其言三月甲

子御文華殿召見溥及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
奏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事端多者
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盍就此面議旣畢賜茶而退自成
化間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舉朝詔爲盛
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尋以災異求言廷臣
所上封事經月不報而言官論救何鼎忤旨待罪者久
溥等皆以爲言於是悉下諸章而罷諸言官弗問溥時
年七十引年求退不許詔風雨寒暑免朝參十一年皇
太子出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華蓋殿大學士以目
疾乞歸帝眷留久之乃許恩賚有加踰年卒贈太師謚

文靖溥性凝重有度在內閣十二年從容輔導人有過
悞輒爲掩覆曰天生才甚難不忍以微瑕棄也屢遇大
獄及逮繫言官委曲調劑孝宗仁厚多納溥等所言天
下陰受其福嘗曰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患不
能守耳卒無所更置性至孝嘗再廬墓自奉甚薄好施
予置義田八百畝贍宗族請籍記於官以垂永久帝爲
復其徭役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
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舉鄉試第一景
泰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濬旣官翰林見聞益

廣尤熟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成化元年兩廣用兵濬
奏記大學士李賢指陳形勢纚纚數千言賢善其計聞
之帝命錄示總兵官趙輔巡撫都御史韓雍雍等破賊
雖不盡用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間秩滿進侍講與
修英宗實錄進侍講學士續通鑑綱目成擢學士遷國
子祭酒時經生文尚險怪濬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
痛抑之及是課國學生尤諄切告誡返文體於正尋進
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於治國
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採羣書補之孝宗嗣位表上其
書帝稱善賚金幣命所司刊行特進禮部尚書掌詹事

府事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弘治四年書成加太子太保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尚書入內閣者自濬始時年七十一矣濬以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明年濬上言臣見成化時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五六百震邇者彗星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於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三今乃屢見於二十年之間甚可畏也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清心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尚不惑於異端節財用不至於耗國公任使不失於偏聽禁私謁明

義理慎儉德勤政務則承風希寵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災弭矣因列時弊二十二事帝納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參濬在位嘗以寬大啟上心忠厚變士習顧性褊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六年大計羣吏恕所奏罷二千人濬請未及三載者復任非貪暴有顯跡者勿斥留九十人恕爭之不得求去太醫院判劉文泰嘗往來濬家以失職訐恕恕疑文泰受濬指而言者譁然言疏稿出濬手恕竟坐罷人以是大不直濬給事中毛珵御史宋惠周津等交章劾濬不可居

相位帝不問踰年加少保八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
文莊濬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旣
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議論好矯激聞者駭愕至修
英宗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曰己巳之
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其持正又
如此正德中以巡按御史言賜祠於鄉曰景賢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父亮三原教諭有學行健少端重
與同邑閻禹錫白良輔遊得河東薛瑄之傳舉天順四
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謝交遊鍵戶讀書人以木強
目之然練習典故有經濟志成化初修英宗實錄起之

憂中固辭不許書成進修撰三遷至少詹事充東宮講官受知於孝宗既卽位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弘治四年進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累加太子太保改武英殿十一年春進少傅兼太子太傅代徐溥爲首輔健學問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清寧宮災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健與同列李東陽謝遷疏言古帝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向來奸佞熒惑聖聽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幸元惡殄喪聖心開悟而餘慝未除宿弊未革伏願奮發勵精進賢黜姦明示賞罰凡所當行斷在不疑毋更因循以

貽後悔帝方嘉納其言而廣黨蔡昭等旋取旨予廣祭
葬祠額健等力諫僅寢祠額南北言官指陳時政頻有
所論劾一切皆不問國子生江瑑劾健東陽杜抑言路
帝慰留健東陽而下瑑於獄二人力救得釋十三年四
月大同告警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帝召健
及東陽遷至平臺面議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等三人
而召鎮遠侯顧溥督團營時帝視朝頗晏健等以爲言
頷之而已十四年秋帝以軍興缺餉屢下廷議健等言
天下之財其生有限今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
務爲新巧齋醮日費鉅萬太倉所儲不足餉戰士而內

府取入動四五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計土木日興科斂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內府工匠之餼廩歲增月積無有窮期財安得不匱今陝西遼東邊患方殷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望陛下絕無益之費躬行節儉爲中外倡而令羣臣得畢獻其誠講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明年四月以災異陳勤朝講節財用罷齋醮公賞罰數事及冬南京鳳陽大水廷臣多上言時務久之不下健等因極陳怠政之失請勤聽斷以振紀綱帝皆嘉納大明會典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與東陽遷同賜蟒

衣閣臣賜蟒自健等始帝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
皆好佛老先是清寧宮成命灌頂國師設壇慶讚又遣
中官齋真武像建醮武當山使使詣泰山進神袍或白
晝散燈市上帝重違太后意曲從之而健等諫甚力十
五年六月詔擬釋迦啞塔像讚十七年二月詔建延壽
塔朝陽門外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爲真人皆以健等
力諫得寢是年夏小王子謀犯大同帝召見閣臣健請
簡京營大帥因言京軍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
養銳氣帝然之退復條上防邊事宜悉報允未幾邊警
狎至帝惑中官苗達言銳欲出師健與東陽遷委曲阻

之帝意猶未回兵部尚書劉大夏亦言京軍不可動乃止帝自十三年召對健等後閣臣希得進見及是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嘗論及理財東陽極言鹽政弊壞由陳乞者衆因而私販數倍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歐陽倫以私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孰敢爲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戶部覈利弊具議以聞當是時健等三人同心輔政竭情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旣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呼爲先生而不名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左右間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